

节变岁移·大寒 (节选)

□ 狄赫丹

大寒小寒又一年。

一年很慢,一年又很快。从年初的立春开始,我们循着二十四节气的脚步,走过春种、夏打、秋收、冬藏那一个个踏实安稳、富有诗意的日子,在体察时光之美的四季轮回中,今天走到了二十四节气的最后一个节气大寒。

大寒,也是冬季的最后一个节气。这意味着农历年的最后阶段,预示着又一个新生的春天即将到来。大寒节气一般跟农历的岁末时间重合,所以大寒时节大多是过年时间,故民谣说:“小寒大寒,杀猪过年”“过了大寒,又是一年”。

若按常年经验,大寒是天气寒冷到极点的时节,虽然多数年份小寒更冷。此时节悲风鸣树,寒野苍茫,寒气砭骨。正如宋朝诗人王之道有句:“瞳矇半弄阴晴日,栗烈初迎小大寒。”这正应了一句民谣“大寒年年有,不在三九在四九”。大寒一般都落在公历1月20日或21日,这时太阳到达黄经300°。

古时将大寒分为三候:“一候鸡始乳,二候雉鸟厉疾,三候水泽腹坚。”大寒之日“鸡始乳”,意为大寒节气鸡提前感知到春天的阳气,开始下蛋孵小鸡;后五日“雉鸟厉疾”,雉鸟指鹰隼之类的飞鸟,厉疾是厉猛、捷速之意。意为雉鸟盘旋于空中猎食,以补充能量抵御严寒;再五日“水泽腹坚”,是水域中的冰一直冻到中央,冰厚而结实。大寒是采冰贮冰的时节,据《周礼》上记载,古时专门设有掌管冰政的官吏,称为“凌人”。在大寒时候,凌人主持斩伐冰块,以备宫中夏季酷热防暑降温使用。同时,风雅的古人在冰天雪地的大寒时节,还要藏雪。把净纯的白雪密封在罐子里,藏在阴凉处,待来年春夏,打开罐子,雪水煎茶,妙趣天成。

有的年份很巧合,小、大寒交节会恰逢两个节日,小寒与“腊八”同一天,而大寒则与“小年”同一天。一日两节,自是不同往常。“小年”是腊月二十三,是相对大年(春节)而言的,又被称之为小岁、小年夜。东汉崔寔《四民月令》记载:“腊月日更新,谓之小岁,进酒尊长,修贺君师。”在宋代,过小年是不出门拜贺的,《太平御览》卷三十三引徐爱《家仪》说:“惟新小岁之贺,既非大庆,礼止门内。”由于“小年”时家家户户忙于祭祀和“除陈”,置备过年物品,所以这天合家团聚,欢宴饮酒,不外出往来走动。

腊月二十三的“小年”,民间有许多习俗,传说是灶王爷上天的日子。灶王爷,也称灶君、灶君菩萨、东厨司命。早在春秋时期,孔子《论语》就有“与其媚于奥,宁媚于灶也”的说法。先秦时期,祭灶位列“五祀”之一,“五祀”为祭灶、门、行、户、中雷五神,中雷就是我们常说的土神。

在民间传说中,灶神是玉皇大帝派到人间察看善恶的神。灶神的由来有几种说法,一种认为灶君是黄帝,《淮南子·微旨》中说:“黄帝作灶,死为灶神。”一种认为灶君是祝融,《周礼》中说:“颛顼氏有子曰黎,为

祝融,祀以为灶神。”灶神的全銜是“东厨司命九灵元王定福神君”,被尊奉为三恩主之一,也就是一家之主,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归他管。所以,民间传统每年腊月二十三要祭灶。家家户户在这一天将酒、糖、果等供品放在厨房灶神牌位下,祭祀后要烧掉灶神像,意味着送灶神上天。祭祀时,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,祭祀的供品中一定要有粘牙糖做成的糖瓜、糖饼或年糕,为的是这些食物将灶神的嘴粘住,防止灶神上天乱揭人间短处。因此,过去灶龕两侧常可见到这样的对联:“上天言好事,回宫降吉祥”“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”和“一家之主”的横批。旧时,祭灶仪式感很强,马虎不得。全家老少都要参与祭祀,磕头、行礼,讲究的人家要由长子奉香、送酒,并为灶神的坐骑撒马料、供清水,好让灶神骑着升天。民间流传的俗曲《门神灶》就描绘了一幅祭灶的风俗画:“年年有个家家忙,二十三日祭灶王。当中摆上二桌供,两边配上两碟糖,黑豆干草一碗水,炉内焚上一股香。当家的过来忙祝贺,祝赞那灶王老爷降吉祥。”

到了大年三十的晚上,灶王还要与诸神来人间过年,那天还得有“接灶”“接神”的仪式。所以民间有“二十三日去,初一五更来”之说。这几年,常在岁末卖年画的小摊上,看到卖灶王爷的图像,好让人们在年三十“接灶”仪式时张贴。

大寒交节后,过年的时间,一天接近一天。俗话说:“进了腊月门儿,踩住年的脚后跟儿。”人们热热闹闹地办年货,忙碌而喜悦。因此,大寒这一节气,自然也就在二十四节气中不同凡响,连带着一年的“完美收官”之意和即将过节的节日喜气而显得红火忙碌。这时,再体会大寒中的“寒”字,似乎便有了暖暖的温度。

过罢小年祭灶,放了寒假的孩子们就怀着急迫的心情盼过年。在皑皑的雪地上疯癫嬉戏,在村边打雪仗和“斗拐拐”。玩到高兴处,不知谁会带头一嗓子,大伙就跟着一起唱起民谣:“二十三,打发老爷上了天;二十四,扫房子;二十五,磨豆腐;二十六,割好肉;二十七,蒸团子;二十八,把面发;二十九,蒸馒头;三十晚上守一宿,大年初一扭一扭。”这声音带着喜兴和企盼回荡在疏朗寂寥的冬日上空,凛冽的空气中一下子就有了年的味道。

的确,这时节村子的上空,整天都飘荡着炊烟。男人们忙着做豆腐。磨好豆浆,烧开大锅,用力把豆浆从纱布包中揉入沸腾的大锅内,然后小心翼翼地往锅中点卤水,把形成块状的豆浆从锅中捞入竹筛内,用纱布包紧加盖压上石头挤压水分。忙完这些,男人们心里总会忐忑:“不知这卤水点老了还是点嫩了?”豆腐老了就显得硬,出豆腐少,点嫩了豆腐就显得软,虽然出豆腐多但容易碎。而女人们则张罗着用碾好的米面开始蒸花馍、蒸豆包和黍米团子。邻里轮流帮忙,今天张家,明天李家。每户人家都在大锅上架起了蒸笼,把细

细的干净麦秆铺一层在蒸笼底,心灵手巧的女人们将揉好的花馍挨个摆放于麦秆上,然后一屉屉上锅。炉腔中柴火架起,大火熊熊。待一笼花馍蒸好后,就倒在院子里的长筐箩里晾着。无论谁过来,女主人总会掰半个塞到来人手里,也会忐忑地问一句:“尝尝,碱大碱小?”听到来人嚼着香甜劲道的花馍连声说“好吃,好吃”时,女主人就会满面笑意转身投入到热气弥漫的灶间接着忙碌。

而杀年猪则成为全村人喜气洋洋的集体行动,这也是最令孩子们兴奋的时刻。我至今难忘的是杀猪后,在冒着热气的大铁锅上褪猪毛的情景。杀猪人从猪蹄处开一个小口,用一根铁丝条从小口往猪体内皮下来回捅,随后几个庄稼汉轮流对着小口使劲往猪的体内吹气,不一会儿猪就像一个大气球一样鼓胀起来,用细绳紧紧扎住猪蹄小口处。待大锅中的水烧热了,锅中鼓胀的皮毛变软后,有人便拿着刮刀开始褪猪毛。我一直觉得,往猪腔内吹气的人了不起,鼓起腮帮子,就像八音会上的喇叭把式一样,不一会就把体长一两米的大肥猪吹得浑圆。将猪开膛破肚扒出下水后,我们一群小伙伴就屁颠屁颠地撵在人身后,为的就是从杀猪人手中要来猪尿泡。待猪尿泡抢到手,大家一哄散去,躲在一旁如大人褪猪毛那般,憋足气涨红脸往猪尿泡中吹气,吹好后便用细线扎口要将其起来。一会当气球牵着疯跑,一会当足球踢来踢去。大家玩得脑门汗津津,即使满手腥臊味也不在乎。

大寒节气,临近年关的日程安排的满满,大人小孩还会抽空赶紧找剃头匠理发,俗话说:“有钱没钱,剃头过年。”理完发,带着一身的清爽,开始办年货和大红纸张书写对联,好等着年三十张贴春联。

这春联可是有讲究的。在纸写春联之前,岁首新年、新旧交替时刻用的是“桃符”。桃符与春联是传统社会新年装饰门户的重要节物,它们都具有民俗信仰的意义。宋代王安石《元日》一诗为证: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桃符的新旧置换,昭示着时间的斗转星移,寒冬过去而新春来临。桃符,是家庭门户守护牌,它起源于古老的桃木崇拜。隋杜台卿所著《玉烛宝典》引《万典术》载:“桃者,五行之精,厌伏邪气,制百鬼,故作桃板著户,谓之仙木。”由此可见桃木属于具有驱邪制鬼的神奇灵力,故号称“仙木”。在先秦时代,人们就开始以桃木镂刻成人形,称为桃梗,作为守门的护卫。后来的神荼、郁垒的门神形象,很可能由此生发。桃木可以镂刻为偶人作为守护的神物,也可以在桃板上绘画、书写,作为佑护家室的符牌。宋人吕原明在《岁时杂记》中记载了桃符的形制:“桃符之制,以薄木板长二三尺、大四五寸,上画神像、猴貌、白泽之属,下书左郁垒右神荼,或写春词,或书祝祷之语。岁旦则更之。”由此我们看出,自汉以来的“桃符”到宋代开始书

写“春词”或“祝祷之语”。人们已不满足于原始的心理防御状态,而是以语言文字主动地表达迎春祈福的心愿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,人们要表达的意愿越来越多,在桃符上的字也就越写越长,春词逐渐形成了对仗工整的吉祥联语。于是出现了春联这一新年门饰,最早的春联是写在桃符上的。史料记载,出生于山西太原的五代后蜀国主孟昶是第一副春联的作者。孟昶喜好文学艺术,理政之余常与词人唱和,对“花间派”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。964年春节,孟昶在桃板上撰写了“新年纳余庆,嘉节号长春”的联语张贴于自己的寝室门上。这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副春联,谁料想孟昶一个随心的创作,就此开创了春联这一雅俗共赏的文学新体裁,成为此后中国春节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春联,从桃符图像文字到吉语联对,是新年春联出现的重要预演。春联的最初起源虽在唐末五代,但明朝之后,过年写贴纸质春联,已成为迎接新年的重要民俗。明人刘侗所写的《帝京景物略》中说:“东风剪拂人低,巧撰春联户户齐。”年节时家家户户都要贴春联,并且要讲究寓意吉祥,词语对仗工整。

过去从进入腊月开始,就有文人墨客在市场店铺的屋檐下,摆开桌案,名曰“书春”“书红”“借纸学书”“点染年华”,一些读书人借给人书写春联,赚些润笔钱。现在的城市乡间,很难再见到这样的情景了。忙碌的人们只是在采办年货时,捎带买几副现成的春联到除夕时张贴。这不仅缺少了“以吉语书门”的兴致,更少了一份庆贺新年来临的诗意。

大寒节气全在为过年忙活,到了腊月三十万事齐备。腊月三十为除夕。除夕下午,都有祭祖的风俗,称为“辞年”。除夕祭祖是民间大祭,有宗祠的人家都要开祠堂,并且门联、门神、桃符均已焕然一新,还要点上大红色的蜡烛,然后全家人按长幼顺序拈香向祖宗祭拜。

入夜,堂屋、住室、灶下,灯烛通明,全家欢聚,围炉熬年、守岁。正是这样的一种文化传统,使得家家户户特别重视除夕节。古往今来莫不如此,在外的人不管多远也要在除夕赶回来与家人团圆,一起吃年夜饭。除夕子夜守岁迎春,窗外,一轮新春的太阳将在黎明跃起,季节的笙歌又一次从遥远的天际传来。

除夕是一年之终,子夜一过,便是一年之始。《史记·天官书·正义》说:“正月旦岁之始,时之始,日之始,月之始,故云‘四始’。”“有始有终”是中华文化传承中一贯遵循的处事原则,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讲究。

风变软,天回暖。大寒过后,又是一轮新的开始。四时运转,就是这般首尾相接,无穷无尽。人间温凉寒暑,身心俱在其中。从下一个十五日开始,便是立春。春天的大幕再次开启,万物开始生发,四季再次轮回,所有的日子将又一次踏上征程。